



一段醫病關係，讓我通過日文檢定一級

安旭診所 / 張立群 醫師

言語知識47、読解37、聴解27、綜合得点111、N1 合格，
我握著這張N1 合格證書，又想起了那位阿嬤...

氏名 (Name)	張立群			
性別 (Sex)	男性			
資格 (Result)	合格 Passed			
認定番号 (Candidate No.)	W1AG20227			
準級別試験結果 (Scored by Scoring Section)				
言語知識 (日本語・英語・中国語) (Language Knowledge (Mandatory Section))	読解 Reading	聴解 Listening	総合得点 Total Score	合格判定 (Pass/Fail)
47/60	37/60	27/60	111/180	合格

「張醫師、張醫師...趕快來，阿嬤抓狂了！」護理師大聲呼救，我急忙趨向病床前，躺在病床上的是一個八十多歲的阿嬤，她正對著要幫她打透析針的護理師大吼大叫，甚至作勢要跳下病床逃走，家屬跟我解釋說阿嬤這半年來已經進出醫院多次，而這個月幾乎每個禮拜都住院，上個禮拜甚至住進加護病房，出院後因為診所就在阿嬤家樓下，家屬害怕長途搭車阿嬤會有意外，所以就近來本診所就醫。阿嬤的三個女兒皆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我望著阿嬤，思忖著要怎麼樣讓她安靜下來，好讓護理師幫她打上透析針，但我好說歹說，阿嬤就是聽不進去我們說的每一句話，直到...



「かえる、かえる」阿嬤忽地迸出這句話，噢！莫非阿嬤在講日語，告訴她不想治療、她想回家？也幸虧我在大學時候為追日劇學了一二年日語，雖然歷經這許多年的醫學生生涯、下部隊當醫官、內科住院醫師，以及腎臟專科醫師的養成，日文早已荒廢多時，但我靈機一動，紅著臉卯力搜索腦中僅存的日語詞彙，來跟阿嬤溝通。

「おばあちゃん、静かにして、今は注射してあげますよ、治療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ら」
「阿嬤，請安靜下來，現在正在幫妳打針，一定要接受治療才行」我嘗試生硬地向阿嬤解釋。

說也奇怪，阿嬤突然安靜下來，睜大眼睛瞪著我，良久，眼神慢慢柔和，回了一聲「はい」之後，便乖乖地讓護理師打針，血液透析也就順利進行。等到治療告一段落後，阿嬤的女兒才跟我說阿嬤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的，而且年輕時候還是一位小學老師呢。我領會到，或許是阿嬤覺得講日文的醫師很有權威感，不敢再有第二句抱怨吧！不過正當我竊喜成功通過阿嬤的考驗時，沒想到當過小學老師的阿嬤也不是那麼好讓她的「學生」順利過關的！

之後，每當透析日，阿嬤就會乖乖的躺在病床上，等著醫師查房，每周洗腎室一、三、五中午都會傳出這麼一段對話：

「おばあちゃん、こんにちは、お元気ですか」

「阿嬤，你好，身體好嗎？」

阿嬤總是精神滿滿的回答我：

「はい、元気です、せんせい」

「醫生啊！我的身體很好，沒問題」

又或是身體有什麼不舒服時，就會來場隨堂考測試日文實力。

「かゆい、全部かゆい」

這時我就得回去查字典了，有時想偷懶直接用中文問阿嬤什麼意思時，往往會先遭一頓白眼，才得到「全身癢」的回答。

有時阿嬤也會一時技癢，好當人師起來，

「血液の検査が出る後で、すぐ教えてあげます」

「等血液檢查報告出來，馬上跟阿嬤講解」

「た」

「ええ...？」

「出た後で」

(註：過去式た形 + あとで才是正確的文法)

原來阿嬤在糾正我的鰻腳文法，摸摸鼻子知道跟阿嬤溝通可不能「青青菜菜」，畢竟阿嬤年輕時也是「せんせい」啊！有了這位日文老師親自調教後，我又重新買一本日文文法來應付阿嬤層出不窮的日文考驗。不過，說也奇怪，當阿嬤乖乖配合血液透析治療後，阿嬤的身體就漸漸好了起來，臉上經常掛著笑容，還會和護理師親切打招呼，也不用每個禮拜送急診住加護病房了，連回醫院門診時醫師都驚訝於阿嬤的改善。「先生緣，主人福」所形容的應該就是這種融洽的醫病關係吧！

也就這樣平平順順經過五年，中間雖然阿嬤也有過一、兩次住院，但都很快平安出院，直到有一天，阿嬤在家因心肌梗塞失去呼吸、心跳，送醫急救仍告無效，阿嬤就當天使去了，這突如其來的告別，實在讓我們既錯愕又遺憾。

阿嬤雖然不再教張醫師日文了，但這幾年在阿嬤調教下日文實力大有長進，也讓張醫師興起想試試程度在哪的念頭。於是報名參加日文檢定，再買了二本參考書熟悉考題，應考時全憑腦海浮出的第一個答案答題，竟然也可低空飛過一級檢定，真是令我大為震撼，也證明阿嬤的教學功力不是蓋的，連病榻中也能教出通過一級檢定的學生。

以下是我寫給阿嬤的女兒信中的一段話，這段話為阿嬤和安旭診所醫護人員之間的醫病關係下了一個最完美的註腳。

「也許在家中她是最不乖的阿嬤，但自從阿嬤來到診所，她可算是我診所中最乖的病人，她也沒有忘記她是老師的使命，我講錯日文還嚴厲糾正我，逼我從頭回去拿文法書溫習早已忘記的日语文法，我和護理長和安旭診所全體護理人員都很感恩有這麼一段時光能陪阿嬤一起渡過，我早已分不清是我們幫阿嬤治療她的疾病，還是阿嬤用她的方式來教我們更完美的醫病關係。」

我用我日文一級檢定的證書，永遠記憶著阿嬤、記憶著無數段日語對話的場景，以及更多沒有透過言語而學到的功課...